

華陽國志卷第七

劉後主志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太子甘夫人所生也襲位時年十七建興元年夏五月後主即位尊皇后吳氏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於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也立皇后張氏車騎將軍張飛女也封丞相亮武鄉侯中護軍李嚴假節加光祿勳封都鄉侯督永安事中華軍師衛尉魯國劉琰亦都鄉侯中護軍趙雲江州都督費觀也騎校尉丞相長史王連中部督襄陽向寵及魏延吳懿皆封都亭侯楊洪王謀等關內侯



南中諸郡竝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尚書  
南陽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曰吾誠願與蜀和親  
但主幼國小慮不自存芝對曰吳蜀二國之地吳有  
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  
時之傑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  
足而峙大王如臣服於魏魏則上望大王入朝其次  
求太子入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  
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大悅與  
蜀和親使聘歲通芝之後累往權曰若滅魏之後二主  
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滅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

戰爭方始耳權曰君之誠懇乃至於此書與亮曰

丁宏按張蜀志宏作公孫權陰化不實和合二國惟

有鄧芝

二年丞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  
乃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讎  
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  
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  
貸庶事精練物究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乎封  
城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  
勸戒明也 辟尚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勳

為豫南陽宗預為主簿皆德舉也秦宓為別駕犍為  
五梁為功曹梓潼杜微為主簿皆州俊彥也而江夏  
費偉南郡董允郭攸之始為侍郎贊揚日月

另遣中郎將張溫來聘報鄧芝也將返命百官餞焉  
惟宓未往亮累催之溫問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  
士者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荅曰五尺童子皆學  
何況小人溫曰天有頭乎在何方也宓曰在西詩云  
乃眷西顧知其在西又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不云乎  
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無其耳何以聽之又曰天有  
父乎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

步之又曰天有姓乎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  
又曰日生於東乎曰雖生於東終沒於西荅問如響  
之應聲溫大敬服宓亦尋遷右中郎將長水校尉大  
司農

三年春長水校尉廖立坐謗訕朝廷改徙汶山立自  
荊州與龐統並見知而性傲侮後更冗散怨望故致  
黜廢

三月亮南征四郡以弘農太守楊儀為參軍從行步  
軍統督諸軍向即為長史統留府事  
秘南中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冬亮還至漢陽與魏降人李鴻相見說新城太守孟達委仰於亮無已亮方北圖欲招達為外援謂參軍蔣琬從事費詩曰歸當有書與子度相聞對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奉先帝背叛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答詩數率意率意凌遲語在蜀書傳中故凌遲於世

十一月亮至群官皆道迎而亮命侍郎費禕參乘禕官小年幼衆士於是莫不易觀

四年永安都護李嚴還督江州巴郡

以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督永安封亭侯

魏文帝崩明帝立

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春丞相亮將北伐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咸追先帝之遇故報之陛下也先帝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以定兵甲以足當獎率三軍比定中原庶竭駑鈍攘奸凶克復漢室還乎舊都此臣所報先帝而忠於陛下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陛下亦宜自謀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不宜引喻失所以塞忠諫之路也又曰親賢臣遠小人

先漢所以興隆昵小人疎君子後漢所以傾覆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宮省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

以尚書南陽陳震為中書令治中張裔為留府長史與參軍蔣公琰知居府事

二月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以鎮北將軍魏延為司馬

六年春丞相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中監軍鄧芝據箕谷為疑軍魏大將軍曹真舉衆

當先亮率大衆攻祁山言謂肅而號令明大木南安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參軍襄陽馬謖裨將軍巴西黃權及張休李威黃權等在前違亮節度為郿所破平獨斂衆為殿而雲芝亦不利亮拔將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及休威以謝衆奪襲兵貶雲秩長史向朗以不時減否免罷超遷平參軍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統軍五年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獨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令之闕其咎不貲之失咎皆在臣臣授任無方春秋責

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辟天水姜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亮書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稱維曰姜伯約西州上士馬季常李永南不如也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還魏將王雙追亮亮合戰斬雙

七年春丞相亮遣護軍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出將擊戒亮自至建成威淮退遂平二郡後主詔策亮曰街亭之貶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抑損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敵斬王雙今歲爰

征郭淮逃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赫然復君丞相君其毋辭夏四月吳主孫權稱尊遣衛尉陳震慶問與蜀約分天下

冬城漢樂

八年春丞相亮以參軍楊儀為長史加綏遠將軍遷姜維護軍征西將軍秋魏大將軍司馬宣王由西城征西車騎將軍張郃由子午大司馬曹真由斜谷三將攻漢中丞相亮軍城固表進江州都護李嚴驃騎將軍將二萬人赴漢中嚴初求以五郡為巴州書告亮言魏大將軍司馬懿並聞府亮乃加嚴中

都護以嚴子豐為江州都督大雨道絕真等還丞相  
亮以當西北征因留嚴漢中署留府事嚴改名平  
丞相司馬魏延將軍吳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後將軍  
費權雍州刺史郭淮于陽溪延遷前軍師鎮西將軍  
封南鄭侯懿左將軍高陽鄉侯徙魯王永為甘凌王  
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故也  
九年春丞相亮復出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參軍王平  
守南圍司馬宣王拒亮張郃拒平亮慮糧運不繼設  
三策告都護李平曰上計斷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  
下計還住黃上時宣王等糧亦盡盛夏雨水平恐運

給書白亮宜振旅

夏六月亮承平指引退張郃至青封交戰為亮所殺  
秋八月亮還漢中平懼亮以運不辦見責欲殺督運  
頭外述驚問亮何故來還又表後主言亮偽退亮怒  
去廢平為民徙梓潼奪平子豐兵以為從事中郎與  
亮中符詔共知府事時費禕為司馬也  
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勸農車騎將軍劉琰與軍師魏  
延不和遂成郿

秋早亮練兵講武

十一年魏青也元年也丞相亮治斜谷閣運糧谷口

十一年春丞相亮以流馬運從斜谷道出武功據五  
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志不  
伸乃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  
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秋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還葬漢中定軍  
山塚之密棺斂以時服謚曰忠武侯鎮西大將軍魏  
延與長史楊儀素不和亮既特延勇猛又惜儀籌畫  
不非偏有所廢常恨二人之不平為作甘戚論二子  
不與延常舉以擬儀儀涕淚交流惟護軍費禕和解  
二人之世盡其器用儀欲案亮成規將喪引退

使延與儀後姜維次之延怒舉軍先歸南鄭各相表  
留儀與延琬侍中董允保楊儀疑延延道欲擊儀  
儀遣平北將軍馬岱討滅延自以武幹常求將數  
萬別行依韓信故事亮不許以亮為怯及儀將退使  
儀與延延曰公雖亡吾見在當率衆擊賊豈可以  
不與儀國家大事乎使禕報儀不可故欲討儀儀  
與禕至成都大赦以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  
中申初亮密表後主以儀性狷狹右臣不韋可以將  
城使臣於是琬為尚書令懿統國事以儀為中軍  
師司馬費禕為後軍師征西姜維為右監軍輔漢將



鄧芝前軍師領兗州刺史張翼前領軍竝典軍政  
廢立在汶山聞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亦  
發病死初立平為亮所廢安奄沒齒常冀亮當自補  
後策後人不能故感憤焉

十二年拜尚書令蔣琬為大將軍領益州刺史以費  
禕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超登大位既  
無戚容又無喜色衆望漸服侍郎董允兼虎賁中郎  
將統宿衛兵軍師楊儀自以年宦在琬前雖為參軍  
長史也常征伐勤苦更處琬下書怨望謂費禕曰公  
亡際按本傳云往者吾當舉衆降魏處世寧當如此

如此邪令人悔不可復禕表其言廢徙漢嘉儀又上  
書激切遂行儀重辟

吳以亮之卒也增巴丘守萬人蜀亦益白帝軍右中  
郎宗預使吳吳主曰東之與西共為一家何以益白  
帝守預對曰東增巴丘之戍蜀益白帝之兵俱事勢  
正然不足以相問也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西巡至湔山登坂觀汶川之流  
武侯氏王符健請降將軍張紇迎之過期不至大將  
軍曉夢之平門將巴西張嶷曰健求附款至必無他  
變聞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將乖離是以稽耳健弟果

拔就魏健率四百家隨尉居廣都縣十五年魏景初元年也

夏六月皇后張氏薨謚曰敬哀 是歲車騎將軍吳懿卒以後典軍安漢將軍王平領漢中太守代懿督

漢中事懿從弟班漢大將軍何進官屬吳斥之子也

名常亞懿官至驃騎將軍持節鄉侯時南郡輔斥光

弼零陵劉邕南和官亦至鎮南將軍潁川袁淝南郡

高翔至大將軍淝征西將軍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敬哀皇后妹也大赦

改元立子璿為太子瑤為安定王以典學從事巴西

西

家本梓潼李氏名儒也

及至大將軍地也漢中史記平以前護軍

署大將軍府事尚書僕射李福為前監軍領大將軍

司馬

延熙二年春三月進大將軍琬大司馬開府辟治中

從事制為揚我備為東曹掾義性簡琬與言時不

與言辭史以為慢琬曰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

多言古人所戒我欲替吾是耶則非本心欲反也

則顯吾之非是以嘿然此義之快也又督農楊敏

琬作事慎慎誠非前人也或以白琬琬曰吾信

不如前人主者乞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憤  
憤矣後問何也後敏坐事下獄人以為必死琬心無  
適莫是以上下輯睦歸仰於琬蜀猶稱治

輔漢將軍姜維領大司馬是歲西征入羌中魏明帝  
崩齊王即位延熹三年魏正始元年也

安南將軍馬忠率越蕩太守張疑平越蕩郡四年冬  
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大司馬琬懿論事計歲  
盡還 五年春正月姜維還屯涪縣大司馬琬以丞  
相亮數入秦川不克欲順沔東下征三郡朝臣咸以  
為不可安南將軍馬忠自建寧還朝因至漢中宣詔

昔于琬亦連疾動輒計遷忠鎮南大將軍封彭鄉  
侯六年大司馬琬上疏曰臣既闇弱加嬰疾疾奉辭  
六年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除之未易  
如東西掎角但當蠶食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  
費禕馬忠議以為涼州胡塞之要宜以姜維為涼州  
刺史銜持河右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赴若東北有  
虞應之不難

冬十月琬還鎮涪以王平為鎮北大將軍督漢中事  
姜維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  
十一月大赦遷尚書令費禕大將軍錄尚書事就

遷江州都督鄧芝中騎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征西將軍夏侯玄征蜀王

平與護軍零陵劉敏拒興勢圍以大司馬琬疾病假

大將軍祿節率軍自成都赴漢中掾魏旌旌略路馬

人擐甲羽檄交馳嚴鼓將發光祿大夫義陽朱敏求

共圍碁祿留意博奕色守自若敏曰聊試君耳君信

可人必能辦賊者也比至爽等退命鎮南大將軍馬

忠平尚書事夏四月安平王子胤卒

秋九月祿還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于祿董允

於是祿加大將軍領益州刺史允加輔國將軍守尚

書令允立朝正色處中上則匡主下則羣司于時蜀

人以諸葛亮將費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宦人黃皓

便僻佞慧畏允不敢為非後主欲採擇按蜀志云後

允後允曰妃后之數不可過十二允嘗與典軍義陽

胡濟大將軍祿共期遊宴命駕將出郎中襄陽重恢

造允脩敬自以官卑年少求去允曰本所以出者欲

與同好遊談耳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就彼非所

謂也命解驂止駕允之下士接物皆此類也君子以

周公之德

八年秋皇太后吳氏薨謚曰穆

冬十有一月大將軍禕行軍漢中  
九年夏六月禕還成都

秋大赦司農孟光於衆中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  
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主上賢仁百家稱職有何旦夕  
之急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惡上犯天時下違  
入理豈且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焉初  
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故在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  
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  
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政亮時軍旅

與... 後茲制遂虧 蜀初國三

... 德融茂太常杜

... 陽許慈帝記成

... 東宮者宿以舉措

... 太常廣漢

... 西司學義陽

... 以故

... 無事乃

... 以上白

不效焉

人司馬融字曼卿恭侯中書令董允亦  
守南陽召又為尚書令進姜維為衛  
尚書事維出隴西與魏將郭  
白虎文治無載等率眾降衛將軍維

維復討平之過見廖立意氣白若維

北將軍王平卒以中監軍胡濟為驃騎將

漢中事始出武六

期有思理與馬忠並書事續

平官至左將軍

為大將軍故時人為之

魏嘉平元年也

將軍夏侯霸者涪子也拜車

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

四月維將數萬攻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採之維糧盡還十七年魏征元元年也

春衛將軍維督中外軍事大赦 夏六月維復出隴

西隴西狄道長李簡舉縣降維圍襄武魏大將徐質

採之維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入蜀居于綿竹及

繁

是歲魏帝齊王廢高貴卿公即祚

十八年在衛將軍維出議出征征西大將軍張翼廷

上以國小不宜黷武維不聽 夏率車騎將軍夏侯

霸及黃出狄道天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經衆

死數萬經逃保狄道城翼曰可矣不宜進或殺此成  
功為蛇虛是維必進魏征西將軍陳泰採狄道維退  
馬神題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也 春進衛將軍姜維為大軍  
秋八月維復出天水至上邽鎮西大將軍胡濟失期  
不至大為魏將鄧艾所破死者甚衆士庶由是怨維  
而隴以西亦無寧歲 冬維還謝過引負來自貶削  
於是維為後將軍行大將軍 立子璿為新平王  
大赦

二十年春大赦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叛連

吳魏分關中兵東下後將軍姜維復從駱谷出長城  
軍苦水與魏大將司馬望鄧艾相持景耀元年維以  
誕破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史官言景星見大赦  
時 宦人黃皓與尚書令陳祗相表裏始豫政皓  
自黃門承平今年為奉車騎尉中常侍姜維雖班在  
祗右權任不如蜀人無不追思董允者時兵車久駕  
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譙周著仇國論言可為文王難  
為漢初人莫察焉

征北人將軍宗預自永安徵拜鎮南將軍領克州刺  
史以襄陽羅憲為鎮軍督永安事



吳大臣廢其主亮立孫休來告難如同盟也

大將軍維議以為漢中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

利不若退據漢樂二城積穀堅壁聽敵入平且重關

鎮守以禦大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懸糧自然

疲退此珍敵之術也於是督漢中胡濟却守漢壽監

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舒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

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二年夏六月立了謀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

黨王以征西張翼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廣

督慶化為右車騎將軍領并州刺史時南郡閻宇

為古衛文將軍

秋八月丙子領中護軍陳祗卒謚曰忠侯祗在朝上

帝中指下接關霍後主甚善焉以僕射尚鄉侯董厥

為尚書令三年魏景初元年也

秋九月追謚故前將軍關羽曰壯繆侯車騎將軍張

飛曰桓侯驃騎將軍馬超曰威侯軍師龐統曰靖侯

後將軍黃忠曰剛侯

是歲魏帝高貴鄉公卒常道鄉公即帝位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鎮軍趙雲曰順平侯  
冬十月大赦并丞相亮子武鄉侯瞻中都護衛將軍

遷黃皓輔國大將軍與瞻輔政以侍中義陽樊建守  
尚書令白瞻厥用事黃皓秉權無能匡矯者惟建特  
不與皓和好往來而秘書令河南郗正與皓比屋周  
旋皓從微至著既不憎正又不愛之官不過六百石  
常免於憂患按晉百官表厥字龔龔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

大將軍維惡皓之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  
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  
本將旅自託而功效無稱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  
遂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誘皓求香中種麥

後主曰維皓承白後主秋維出侯和為魏將鄧艾所  
破還時香中皓協比閣宇欲廢維樹宇故維懼不敢

六年春魏初國晉文王命征南將軍鄧艾鎮西將軍  
鍾會維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師纂五道伐蜀大  
將軍艾率兵後主幸東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  
艾等少關口及陰平橋頭黃皓信巫覡謂敵不  
艾等知其事得無不知艾艾將入香中會將向  
艾等遣張翼董厥為安陽關外勅廖化為  
維將細作賊攻於炎與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向建威

故待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陰平 鍾會圍樂城遣  
別將攻關分將蔣舒開門降督傅僉奮戰而死 冬  
會以樂城不下徑長驅而前翼厥之至漢壽也維化  
金策于還保劔閣拒會會不能剋糧運懸遠議欲還  
而維又由陰平景谷傍入後主又遣都護諸葛瞻督  
諸軍維又至漢浩不進尚書郎黃崇權子也勸瞻速  
行固險無令敵得入坪言至流涕瞻不從前鋒已破  
艾往至清油維保綿竹艾書與瞻曰若降者必表封  
琅琊王瞻怒後艾使戰于綿竹瞻軍敗績瞻臨陣死  
崇及日林督李球尚書張遵皆必死沒命瞻長子尚

鞅曰父子荷恩不早斬黃皓以致敗國殄民用生何  
為乃驅馬赴魏軍而死 百姓聞艾入坪驚迸山野  
後主會群臣議欲南入七郡或欲奔吳光祿大夫譙  
周勸降魏魏必裂土封後主後主從之遣侍中張紹  
駙馬都尉鄧良齎綬奉牋詣艾降北地王謀恚憤  
後女子而後自殺 艾至成都後主舉襯面縛銜璧  
迎之艾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襯承制拜驃騎將軍  
使止其宮執黃皓將殺之受賂而赦之諸圍守皆奉  
後主勅令乃下姜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  
政者不平欲使其知衛敵之難而後逞志乃廻由巴

西出郊五城會被後主手令乃投戈釋甲詣鍾會降  
于洛軍士莫不奮擊以刃斫石 明年春正月會構  
艾樞車見徵會圖異計竒維雄勇還其節蓋印號謂  
長史杜預曰姜伯約比中州名士夏侯大初諸葛公  
休不如也鄧艾亦謂蜀人曰姜維雄兒也會維每出  
同車坐同席將至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恃維為爪  
牙欲遣維為前將軍伐中國維既失策又知會志廣  
教會誅比來諸將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  
復蜀祚密書通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  
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魏太后崩會命將發  
喪因欲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  
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張翼後主太子璿等軍  
衆抄掠數日乃定

月後主舉家東遷洛陽

丁亥封安樂縣公食邑萬戶賜絹萬疋奴婢百人他  
物稱此兄弟子孫為郡都尉侯者五十餘人以譙周  
全國濟民封城陽亭侯秘書令邲正舍妻子隨侍後  
主相導成儀封關內侯於南宮令樊建殿中督張  
通侍中張紹亦封侯劉氏凡得蜀五十年正稱尊號  
四十年

蜀郡太守王崇論後主曰昔世祖內資神武之大才  
外拔四屯之奇將猶勤而獲濟然後登天衢車不輟  
駕坐不安席非淵明引鑒則中興之業何容易哉後  
主時常之君雖有一亮之經緯內無骨肉之謀外無  
爪牙之將焉可包括天下也又曰鄧艾以疲兵二萬  
遠出江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為成禽禽  
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迴道之  
巴遠至五城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已自招  
之然以鍾會之智略稱為子房姜維陷之莫至尅捷  
籌策相應優劣惜哉愚以為維徒欲謀一會不慮窮

兵十萬難為制御美意播越矣

譚曰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一  
區區蜀微已廢之命比在強魏抗衡上國不亦難  
哉何者乎然亮政脩民安武外振爰  
曉律條修甲中攝乎大國之間以弱為強猶可自保  
美且上上亮志繼漢軌民無出於國亦其大

華陽國志卷第八

大同志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稽之前代州郡宜然自劉氏祚替金德當陽天下文明不及曩世近以多故族祖武平府君漢嘉杜府君立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近在李氏未相條貫又其始末或有不詳第璩往在蜀櫛沐艱難備諸諸故事更敘次顯挺年號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違並庶幾萬分有益國史以廣識焉

魏成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袁邵為益州刺

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弘為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楊欣  
為犍為太守

後主既東遷內移蜀之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顯等  
并二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並  
為相國叅軍冬分州置梁州遣厥建兼散騎常侍使  
蜀慰勞

晉泰始元年春刺史袁邵以治城將被徵故蜀侍郎  
蜀郡常忌詰相國府陳邵撫邵有方遠國初附當以  
漸導化不宜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聽留辟忌為  
人冬十月晉武帝踐祚

二年春武帝弘納梁蓋引援方彥用故黃金督蜀郡  
擲隱為西河巴郡文立為濟陰太守常忌河內縣令  
四年赦中軍士王富宥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  
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略吏  
李嵩南得縛富送州刺史童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  
艾戰於綿竹也時身死失喪或言生走深逃瞻親兵  
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

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復故蜀大臣名勲後五百家  
皆依故官號為降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寧雲南永  
昌四郡為寧州七年汶山守兵呂臣等殺其

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陰平武  
怪故於險要置守自汶江龍鶴冉駝白馬氏種五圍  
皆置脩屯牙門晉初以御夷徼因仍其守 八年三  
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生數里

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晏表出  
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典學從事蜀郡何  
旅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獫狁孔熾憂及諸夏  
故也今胡夷相殘戎虜之常未為大患而盛夏出軍  
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未晚晏不聽遂  
西行麾入營中軍占以為不祥晏不悟胡康燒香言

甲山必敗是以為沮衆車之夏五月軍至都安屯

坂上旅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自上觀下反上

之象微不吉昔漢祖悟栢人以象難舉彭越彭越而

去遂陷於禍宜移營他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

別兵於雄宜班張儀等以汶山道險心畏胡之強晏

復自諫十時衆庶所怨遂引牙門張弘督張衡等反

於夜斷不知所為惟兵曹從事健為楊倉彎弓

射之自餘發日擊雄衆擊之盡見殺從事廣漢王

公亦死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

胡言客入車中井益州之分野晏刺史戒客人



其日觀卦用事若軍西行護觀  
故州人向大井益可慮也故旅勲諫云卒如其言弘  
欲率已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眾抄  
如廣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弘農王濬宜急救益  
州無所依安無惡必為弘等所枉害濬從之而晏  
州人何攀以母喪在家聞亂釋練經詣洛誣晏忠  
為弘等惡逆事得分明詔書因以濬為益州刺史  
加輕車將軍濬斬弘等益州平  
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犍為民陳瑞瑞初以鬼道教  
民出道始用酒一十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潔其死

後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為師者日祭酒父  
母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轉奢靡作  
朱衣素帶朱帽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眾以千數百  
濬聞以為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  
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為唐  
定等皆免官或除名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  
為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為舟舡惟不毀禹王  
祠及漢武帝祠人禁民作巫祀於是俗無淫祀之俗  
後代人行有求連理嘉禾黃龍甘露之祥三月被詔  
罷出兵大作舟舡為伐吳計別駕何攀以為佃兵

但五六百人無所辨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  
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漕從之攀又建議裁舡入山動  
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栢宜什四市取入山  
者少漕令攀典舡舡器伏冬十月遣攀使詣洛表可  
征伐狀因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刺史宋  
庭論進取計 四年春漢中都吏襲祚等謀殺太守  
姜宗以叛宗覺堅守祚等燒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  
刻吏漕常遣大司農至漢壽重遣叅軍李毅詣洛與  
何攀並表求伐吳 五年詔書并漕龍驤將軍假節  
益梁益二州軍事除何攀郎中叅軍事以典軍從事  
逆帝乃許焉

牙任趙明李高徐兆為牙門姚顯郝堅為督冬當大  
舉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侵請兵  
朝議征邲須六年攀同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  
冬十有二月漕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  
上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侍將也以爭  
鬪所衆莫不肅至江州詔書進漕平東將軍都督二  
州軍事唐彬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別遣叅軍李  
庾出洛陽取武陵會巴陵  
庾元平春二月吳平攀毅以功封各有差以淮南

胡熊為益州刺史濬遷輔國將軍 初濬將征問斬  
普令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  
西之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貪榮貴  
卒於布衣

三年更以益梁州為輕車刺史乘傳奏事以蜀多羌  
夷置西夷府以平吳軍司張牧為校尉持節統兵州  
別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長史司馬

五年罷益州諸郡還益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夷  
皆舉秀才廉良

年武帝子成都王穎受封以封蜀郡廣漢建寧汶

山十萬戶為王國易蜀郡太守號成都內史

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為重州遷益州刺史栗凱為

梁州加材官將軍楊烈將軍趙厥為益州刺史加折

衝將軍 關中氏及馬蘭羌反寇天水略陽扶風始

平武都陰平發梁州及東羌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

牙門馬玄尹方採援之以鹿車運成都米給軍糧八

年廢益州雖崇簡約而性實奢泰略陽天水六郡民

李特及弟摩闡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氏叟青叟數

萬家以郡上連年軍荒就救入漢川詔書不聽入蜀

益州勅關禁之而戶曹李苾按晉書李苾乃侍御史開關放入

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汶山興樂縣黃石北地盧水  
胡成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柔平康文降劉紫利  
有讎遂與犍桐羌郅逢等數千騎劫縣令求助討  
紫利太守楊邠遣殺豚堅而降其餘類遂叛殺長史  
冬西夷校尉西平翹炳表出軍遣牙門將孫眺為督  
護萬人征之戰于常安人為胡所破九年炳以敗  
軍徵還晉夏用江夏太守陳摠為代胡退散

永康元年詔徵刺史廡為大長秋遷成都內史中山  
耿滕為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廡所服佩初廡以晉  
使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主陰懷異計蜀土四塞

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弟庠  
衛六郡人勇壯厚邱遇之流民恃此專為劫盜蜀民  
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彊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  
制宜移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  
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又言倉庫虛無以  
應敵萬一告急必蓋聖朝西顧之慮由是廡惡滕州  
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人迎滕滕以廡未出州故  
在郡廢募庠堂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  
中殺傳詔者滕議欲入州城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  
以治兵怨邁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檄

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住犍為西渡江原以防非常滕不從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西門廢道親近代茂取滕茂告之而去廡又遣兵討滕滕軍敗績自投少城上吏左雄負滕子竒依民宋寧藏廡購千金寧不出尋廡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廡請滕死喪廡義而不殺也恂與戶曹掾常敞共備棺塚葬之廡又遣軍逆陳摠摠至江陽聞廡有異志上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惟當速行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莫有動者也摠更緣道遲留至南安魚涪津以與廡軍遇白摠散財貨

券士卒距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摠不能更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摠不聽衆拖摠逃草中模衣摠服格戰廡自稱大將軍益州牧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槃巴西張龜西夷司馬龔尼江原令犍為費遠等為左右長史司馬參軍徒犍為太守李庠為威寇將軍召臨邛令涪陵許牟為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微汶山太守楊郛成都令費立為軍祭酒時庠與兄

弟流驤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按晉書作扶風  
李攀始平曹佗氏符成隗伯董勝等四千騎在北門  
欲使岸斷北道岸素東羌良將曉軍陳不用麾幟  
牙為行五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岸等忌  
之遂於會所斬岸及其兄子弘等十餘人慮特等為  
變又命為督將安慰其軍還特岸喪其夜特流徹眾  
散歸綿竹廡遣故陰平令張衡外遷費恕就綏納皆  
為特所殺牙門將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縻固  
執不許弇怒於州閣下手刃殺淑縻即亦殺弇二子  
欲復心也永寧元年春正月廡遣萬餘人斷北道次

前軍宿石亭其等亦人  
與費瑒李苾張微等夜斬關  
獨與妻子乘小舡順水至廣都  
字叔本巴西安漢人也祖世  
倫器之歷長安令大門武陵  
洛亦見錄特流成都殺  
州郡人東治因大抄掠遣才  
罪初沒其財物悉焚燒  
不願為就之無  
無成

而後惠帝因拜尚平西將軍假節領護  
 其一千梁州兵二千又  
 部十五百人合以千五百人遷梓潼  
 太守楊熹將軍龍西幸冉為  
 牙門將三教兵七千餘人  
 其懼使中驤奉送特厚進寶物尚  
 流奉牛酒幣尚於綿竹王敷說尚曰  
 除可因今殺之幸冉本  
 用非資次召常遷欲討賊以自新亦言之  
 曰故人所為盜賊意任其除可因今殺之幸冉本  
 故人不吉當

與冉相見冉為尚至州治汶山羌反於都安之天  
 賦山道下殺冉之段數千人敷單馬馳為羌所殺  
 御史馮該張白攝秦雍州從事督郵移還流民從者  
 萬餘家而持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因謂  
 持曰中國亂不足還遣天水閻式累請尚求弛領校  
 權持至秋尚遣書雖尚催遣流人象甘愁怨特遣式  
 尚秋收使流人有所行資由是  
 尚該許之及秋又求至冬幸  
 冉以為不可必欲移之或為別駕杜弢說尚逼  
 後利弢亦欲寬民一年幸冉李苾以為不可尚從  
 之弢故秀板出還家知計謀不行故也 時有白

虹頭在井里尾在東山拖大城上治中從事巴西馬  
休問閻式曰此何祥也式曰占言下有萬屍氣甚迫  
於城非佳應天孽可違乎平西若能寬遊民災自消  
矣冉苒又白尚流民前歛亂際多所枉沒冗因移談  
關以奪取之秋七月尚移書梓潼所在抱關八月關  
城圍式曰無寇而城讎必保之蜀將亂矣九月遣  
軍軍師竹揚言種麥實備越逸冉又購特流首百疋  
特讓之使其購云能送六郡大姓閻趙任楊李上官  
及氏使來常為隗董費等首百疋流民本無還意大  
驚駭趣特冬十月特流乃保赤社為二營特稱鎮北

益州流鎮東皆大將軍兄輔驃騎弟驤驍騎特長子  
蕩鎮軍少子雄前軍李含西夷校尉含子國離及任  
回上官品李攀費佗皆將軍以天水任藏上官惇楊  
褒楊發楊珪王達麴歆陰中李遠武都李博略陽夕  
斌等叅佐而閻式何巨趙肅亦為賓從其餘皆有官  
號辛冉遣護軍曾元攻之為特所殺尚遣督護田佐  
牙門劉竝助冉復敗進圍廣漢尚復遣犍為太守李  
苒長史費遠費冉不能克冉託罪於綿竹令南郡岐  
范斬之而潰圍走德陽特等得廣漢詐為表奏稱引  
深統惟舉竇融故事以白貴大尚書檄告喻閻式式



谷曰辛冉傾巧杜景狂發曾元小豎田佐血氣不治  
李叔平才輕廊廟無將帥之氣討羸之羌謂可長爾  
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  
顧之但往初至隨穀庸債一室五分復值雨潦乞湏  
冬熟而不見聽必窮鹿抵虎但恐繩之大過逆民不  
肯延頸受刃其憂在後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  
九月盡集十月生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雅聽  
未察郵彼過言今辛冉奴亡叔平長遯支分勢解事  
漸及已所謂不寤曲突遠薪而有焦爛之客也尚率  
其民盡渡郿水以南尚阻長圍白都安至捷為七伯

單捍特等保廣漢 太安元年春尚牙門夏斥攻李  
特於立石失利征西遣督護衙博討特博次梓潼晉  
復拜前廣漢太守張微廣漢太守據德陽尚遣督護  
巴西張龜督四牙門軍繁城博方遣叅軍蒙紹誘  
特降尚貽博書曰昔年得李流降心款款由時威  
帖得還為寇聞特委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來  
寇日卒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博  
不從故為特所破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  
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舉郡降特衙博才兼  
文武征西大將軍河間王深器之初為陰平太守為

從事巴郡毛扶所怨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陽  
馮之沒寇尚未至聞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  
自不供給梁州治中表之博以是得罪晉乃更用許  
雄為梁州刺史 八月特破德陽流次成都北上李  
驤在毗橋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驤覘士衆虛實還以  
告尚尚遣精兵襲驤破之流驤并衆攻尚軍軍失利  
喪其器甲晉梁州刺史許雄數遣軍討特特備嶮不  
得進征西乃遣監軍劉沈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  
而南夷校尉李毅遣使兵助尚軍數挫特勢日盛二  
年春正月朔特攻尚水上軍特從窰底渡黨徒從赤

水渡入郡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倫逼  
降尚保大城流軍進屯江西之檢上蜀民懼先已結  
村保特分人就軍之雄書諫特收質任無得分散猛  
銳流亦請之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緣疑動  
而劫害不止尚從事蜀郡任督按晉書作任明說尚曰侵暴  
百姓又分人衆散在諸村怠慌無備殆天亡特之秋  
也可告諸村密寇戰日內外擊之破特必矣尚從之  
從繩出督使宣旨告諸村期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  
書隱語曰在彼揚水督先請特降究觀虛實特問城  
中督曰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與啓

信諸村悉從督督還報尚如期出軍討特諸村亦起  
大殺特衆破迅追及於繁之官桑斬特及兄輔遠等  
李流歛餘衆還赤祖尚乘勝但施遊軍征盪傳特首  
洛陽焚其苑 李雄以李離為梓潼太守衆還赤祖  
推流為大將軍大都督而荊州刺史宋岱水軍三萬  
助尚次執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破特德陽守將騫  
頌太守任斌徑至涪 三月尚遣督護張龜何冲左  
汜等軍繁城而綿竹降涪陵民藥紳杜阿應尚尚又  
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為流驤禦蕩雄攻紳深破驤殺  
李攀弟恭復為主左汜黃閭逼攻特北營營中氏走  
因符成隗伯石定叛應汜閭攻蕩雄蕩毋羅掾甲略  
陳伯手刃羅傷日壯氣益烈又時成伯戰於內汜閭  
攻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流破深蕩雄破紳  
還適與汜閭會大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  
馬追退軍為復長矛所椿死羅雄秘不發喪以安衆  
心流以特蕩死而岱阜並至恐懼李含勸流降流從  
之雄與驤諫之不納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李離  
聞之男將降自梓潼還欲諫不及雄與離謀襲阜曰  
若功成市濟當為人主要三年一更雄曰與君計雖  
定老子不從若何離曰當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雖

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乃說六郡人  
 士激以尚之自侵懼以共殘蜀民之禍陳阜可富貴  
 之秋得以破阜阜軍死者甚衆而岱病亡荊州軍退  
 轉攻尚流轉其短軍事任雄雄數破尚軍保大城夏  
 四月尚殺隱士劉敞敞故州牧劉璋曾孫也隱居白  
 鹿山高尚皓首未嘗屈志亦不預世事尚信祇言殺  
 之殺之日雷震人大兩城中出水 五月李流降于  
 孫阜遣子為質不可乃舉兵與李離襲阜阜軍敗績  
 宋岱病卒墊江州軍退雄逼攻尚尚保大城中 六  
 月雄從帛羊頽渡攻殺汶山太守陳國據郫城 秋

七月雄入郫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迸南入  
 東下野無種火高掠無處亦尋饑餓唯涪陵民千餘  
 家存江西南信青城山處士范賢自守 平西參軍涪  
 陽行世求為汶山太守撫帥江西民與尚掎角討惟  
 尚不許與然之求使江西因叛降雄雄以為安西將  
 軍以軍糧雄得以振 九月流病死雄復稱大將  
 督州牧尚敗攻郫雄使武都朴奉請尚曰李驥  
 以驍勇自關爭相驍欲將民江西食穀  
 若得此民內應可得也尚以為然大與金寶奉  
 命往中 未幾後取不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

尚從之奉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郾驤使道設伏以  
長梯上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放兵擊之  
大破尚軍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曰已得郾城  
矣入少城尚乃覺保大城 驤別攻捷為斷尚運道  
獲太守武陵龔恢恢為天水西縣令任回為吏回問  
曰識故吏不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  
衛回謂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抹龔君不能免卿  
也宜早去渙曰昔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  
以李溥為捷為太守雄生獲伯知其傷死創也伯女  
為漢驤妻為已用故不殺 閏十二月尚糧運不繼

而被攻急夜退牛鞞水東下留牙門張羅持城終夜  
比雄覺去已遠倉卒失節鉞羅持從後得之并護資  
應雄得成都 梁州刺史許雄以討賊不進檻車徵  
詰詔獄惟護軍與漢國太守杜孟治都戰帥趙汶荆  
州太守梓潼 守漢中元興元年春正月尚至江楊  
軍司卒寶詰洛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三郡  
供其軍賦 冬尚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  
內獲驤妻外子壽兄弟 十二月雄大尉李離伐漢  
中殺戰帥趙汶 永嘉元年春尚施置關戍至漢安  
驤道 時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雋牂牁尚書

置郡縣就民所在又施諸村叅軍三月關中流民  
鄧定旬氏等掠漢中冬辰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帥  
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遣兵圍之氏求掾於李雄  
夏五月雄遣李離李雲李璜李鳳入漢中救定杜孟  
治聞離至命燕釋圍保州城初燕攻定定衆饑餓偽  
降送金一器與燕燕納之居七日氏至定還冬辰勢  
燕進圍之不聽孟治言離至先攻肇營營破次攻定  
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騎走離等太破州軍牙門蔡松  
退告孟治曰州軍以破賊衆不可待也孟治怖護軍  
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雖衆客氣之常柰區區有東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梁州以雒陽為都尉治新城漢中民過李鳳  
為刺史治新城漢中民過李鳳  
張金荷略陽羅象  
李雲李橫攻秦為所  
破秦州空  
十月時等送離  
四年大長文石殺雒太  
西漢  
為揚烈將軍梓潼內史義  
克復州郭先江宕渠殺雒巴西

太守馬脫還任涪折衝將軍張羅進據犍為之合水  
巴蜀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張羅守合水  
巴氏以待前秋七月尚薨于巴郡尚字敬之一名  
仲守敬真襄陽人也歷尚書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  
涪州詔書除長沙太守下邳皮素字泰混為  
刺史無西夷校尉揚烈將軍領義募人及平  
關時李驤急攻譙登素次巴東勅  
將軍張顛揚顛抹登尚子宇志恨加登糧運不  
長至欲治執事執事懷懼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  
降人王水趙攀關蘭等夜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

及攀巴郡亂不果揀登三府官屬上巴東監軍冠軍  
將軍南陽韓松為刺史校尉治巴東 五年春正月  
李曠破洛城獲登巴西梓潼復為雄有 荆湘有亂  
氏符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雄衆攻夔道走捷  
為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姚襲二月氏隗文等反於  
巴東暴重討之未下重殺刺史韓松松字公治南陽  
人也隗文司徒暨孫也自領三府事 三月三府文  
武與巴東太守吏共囚重及妻子於宜都殺之共表  
巴郡太守張羅字景治行三府事羅治枳自討隗文  
於宮圻破降之旬月復叛劫巴郡太守黃龕託以為

主龍龕急自殺主簿楊預諫曰文之宿惡江川所知  
拘明府誰不危心虛假之名孰當信之可使張將  
軍知其丹誠何遽如此龕曰賊已道斷何緣得令景  
治知之預乃作龕書遣弟逃氏詣羅羅曰子宣宣城  
吾自明之耳隗文聞怒囚龕執預問遣信伏龕曰不  
道也文乃考預一日夜預不言文欲殺龕預死杖下  
文殺之赦龕羅遣軍討之破還羅自討之敗績身死  
羅河南梁人也巴中無復餘種矣文馳略吏民西上  
降雄將任回獲捷為太守魏紀三府文武共表平西  
司馬王異行三府事又領巴郡太守梁州刺史張光



復治漢中 六年龍驤將軍江陽太守犍為張啓與  
 廣漢羅琦共殺異異字彥明蜀人也啓復行三府事  
 羅琦行巴郡太守啓病亡啓字進明犍為人蜀車騎  
 將軍張翼孫也三府文武復共表涪陵太守義陽向  
 沈行西夷校尉吏民南入涪陵 建興元年春沈卒  
 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陽程融宜都太守犍為楊  
 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郡常倉弘等共推  
 汶山太守涪陵蘭維為西夷校尉 時中原既亂江  
 東有事扞接無所顧望融等共率吏民北出枳欲下  
 巴東遂為雄將李恭費黑所破獲五月梁州刺史張

龍驤將軍張翼孫也  
 廣漢羅琦共殺異  
 羅琦字彥明蜀人  
 也啓復行三府事  
 啓字進明犍為人  
 蜀車騎將軍張翼  
 孫也三府文武復  
 共表涪陵太守義  
 陽向沈行西夷校  
 尉吏民南入涪陵  
 建興元年春沈卒  
 涪陵多疫癘蜀郡  
 太守江陽程融宜  
 都太守犍為楊芬  
 西夷司馬巴郡常  
 歆都安令蜀郡常  
 倉弘等共推汶山  
 太守涪陵蘭維為  
 西夷校尉時中原  
 既亂江東有事扞  
 接無所顧望融等  
 共率吏民北出枳  
 欲下巴東遂為雄  
 將李恭費黑所破  
 獲五月梁州刺史  
 張

自虎前雖久繼後與虎戰久難敵從後擊孟襄大破  
牛禽孟襄殺之九月光惠死州人共推始平太守  
胡季序領州冬十月虎與氏急攻州城季序不能  
守委城而走氏虎得州城發光塚焚其屍喪難敵得  
光鼓吹妓樂自號刺史虎領吏民入蜀漢中民張咸  
等討難敵雖敵退咸復入蜀於是三州沒為雄矣  
蜀自太康至于太安頗怪異成都北鄉有人嘗見女  
子醉入草中往視物如人有身形頭日口無手足能  
動搖不能言廣漢有馬生角長尺各半寸又有驢無  
次色細肉食散日死繁什加鄂江原生草高七八

如牛角內史耿滕以為朱草表美於  
成都王元寶三年正月中歟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  
謡曰郫城穿益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人曰江橋頭  
關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及尚在巴郡也又曰巴郡  
高雷下美巴郡皮素之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候  
門前其氣欲索武平府君云譙周言巴沒三十年後  
當自異人入蜀蜀山之亡蜀亡之歲去州三十二年  
又曰宋魯不交則孫阜不交市三旬之間流雄之首  
懸於轆門以為宋岱方進阜見得質及更推敗設  
岱生在無所保據矣杜弼自湘中與柳監軍書曰前

諸人不能寬守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權為汶山太守而也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漸為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廠選宜內遣平西綿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寧毫釐之覺非彼之謂也

譔曰先王規方萬國必兼親尊賢能而任宗盟者蓋內藩王室外禦叛侮故元牧有連率之職奉貢無失職之愆爰及漢氏部州必卿佐之才郡守皆台鼎之望是以至尊王褒著名前世第五倫蔡茂徑登三司斯作遠之准格不凌之令範也自大同後能言之士無不以西土張曠為憂求王皇宗樹賢建德十時莫察視險若夷缺垣不防任非其器啓戎長寇遂覆三州詩所謂四國無正不用其良也